

[韩国]

具孝书 著

从18世纪巴洛克时代的德国到21世纪的日本、朝鲜和韩国
超越时代和艺术的界限，歌颂人生意义的“大流散”叙事诗

狂柏林 想林 曲

薛舟 徐丽红 译

라디오 베를린

译林出版社

林想曲

〔韩国〕具孝书 著
薛舟 徐丽红 译

꿈꾸는 인베스티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柏林狂想曲 / (韩) 具孝书著; 薛舟, 徐丽红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447-4101-9

I. ①柏… II. ①具… ②薛… ③徐… III. ①长篇小
说—韩国—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0440 号

Rhapsody in Berlin
Copyright © Gu Hyo-seo (具孝书)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was published by Yilin Press, Ltd. in
2013 by arrangement with Woongjin Think Big Co., Ltd., KOREA
through Imprima Kore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375 号

书 名	柏林狂想曲
作 者	[韩国]具孝书
译 者	薛舟, 徐丽红
责任编辑	祖朝志
原文出版	韩国熊津出版社, 2010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3.5
插 页	2
字 数	279 千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101-9
定 价	3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目 录

序 幕	1
第一章 终生渴望抵达的地方	25
第二章 赤裸的生活	55
第三章 孟塞尔表色系统 5P 3/10	83
第四章 藿香盛开之地	109
第五章 你是这样的人吗?	141
第六章 威廉图案研究所	173
第七章 光芒照耀我	199
第八章 阿尔比诺尼柔板	221
第九章 赤裸裸的生命 1	249
第十章 如果岁月流逝	293
第十一章 赤裸裸的生命 2	315
第十二章 此岸彼岸	341
第十三章 Das ist mein	363
第十四章 D 大调协奏曲	391
尾 声	419
作者后记	427

序 幕

啊，这究竟算不算是残忍。

我终于可以说出来了，

我苦苦追寻，终生渴望抵达的地方就是花子。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她说。我点了点头。我正要把土豆布丁塞进嘴里。

“如果说他是朝鲜人……你相信吗？”

我抬起头来，望着她。黏稠的唾液滑入空空的嗓子眼。

～

魏玛市政厅旁，G.Z.S.B西餐厅。星期二，下午一点。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吃土豆布丁，也不是为了喝微酿啤酒。
我不是那种可以为了这种事而从法兰克福乘火车赶到魏玛的人。今年夏天，我曾在那儿做过翻译。

“报酬还挺高。”前一天，旅行社的P兄给我打电话说，“像这种情况，你应该二话不说接下来！”

我是德国的流浪汉。

～

“这……怎么可能呢？”

巴赫是朝鲜人？我宁愿相信诺查丹玛斯的末日论。

但是，委托人毕竟不能当成朋友对待，何况还是初次见面。
我微微动了动嘴唇。这……怎么可能呢？

“听起来有点儿荒唐，是吧？”

她说。

“的确有点儿荒唐。”

咕噜，我咽下了布丁。

“那么,约翰·昂特迈耶呢?”

“约翰……昂特迈耶?”

“亏你还是在德国生活了六年的人呢,竟然不知道昂特迈耶?”

P。他肯定在背后议论我了。委托人对自己要找的翻译心怀好奇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话虽如此,不过从她口中蹦出“六年”这个字眼的时候,我还是感觉好像被人窥见了什么。

“约翰·昂特迈耶……这个名字和姓氏很常见嘛。”

我说。

“那倒也是。从常理来说,这的确是很普通的姓名,就像田中。”

她说。

“谁说不是呢。”

“不过,从常理来说,每个人都该知道大联盟吧?”

“那个叫约翰·昂特迈耶的人……那么有名吗?”

“不是。”

什么?要是换成我的法兰克福女友,她肯定会说,哇,果然不出所料!

“我说过了,花子,我的名字。”

“嗯?”

“称呼的时候直接喊名字就行。花子,是不是很俗?”

~

六月之光充满了市政厅前广场。刚刚走进饭店的时候,我

有些适应不了室内的黑暗。

坐在窗边的东方人举起了手。白色的夹克袖子像节拍器似的摇摇晃晃。细胳膊，白头发，小小的身材。

见面之后，我才知道委托人是一位老妇。

我朝她走去。我算不上是专业翻译。P总是对我不够诚实，甚至到了怪异的程度。我的习惯是从不打听委托人的基本情况。这一切造就了眼前的结果。

“你好？我叫蜷川花子。”

吓了我一跳，好粗重的沙哑低音。我回过神来，这才听出她说的是日语。

我每到假期就去日本。这事P知道。这也是他找我做翻译的原因。

“我叫……李根镐。”

老妇为什么不找日本人当翻译，却要委托P的旅行社找翻译呢？

“怎么回事？”

我给P打电话。

“我只是接到了委托人的请求，别的就知道了。”

“你存心想吓唬人吗……”

“当好翻译就行了，你没必要知道太多。那是委托人的隐私。挂了。”

嘟嘟。

～

“他是1770年代活动于魏玛的音乐家，留下了一百六十余首曲子。他曾经做过魏玛宫廷风琴师安德雷亚斯·埃布林格的秘书，也是魏玛宫廷教会天堂堡的共同仆人……”

她停了下来。

市政厅前广场开起了花市。

“这就是那个叫约翰·昂特迈耶的人啊？”

“嗯。”

“天堂堡的共同仆人……还有呢？”

“嗯，起初只是给管风琴鼓风的帮工。这样的人后来成了宫廷乐团的成员，又成了著名的作曲家，怎能不令人吃惊呢。”

“……还有呢？”

“嗯，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

“我必须了解这个人吗？”

每滴洒在花草上的水珠都呈现出小小的彩虹。

“我问你知不知道这个人。”

“不知道。”

“这个答案我已经听过了，或许……”

“或许？”

“我想知道韩国人知不知道这个人。”

朝鲜人悄悄地被换成了韩国人。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韩国人都知道。”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不是朝鲜人，不是吗？”

“看来还没说完，刚才的话？”

“虽然不能说他是百分之百的朝鲜人，约翰·昂特迈耶，他的祖先肯定是朝鲜人。”

“荒唐。1770年代，朝鲜还是英祖、正祖统治的时代，怎么会有朝鲜人的后裔跑到魏玛当了音乐家呢？那也是宫廷所属。巴洛克还没结束吧？德国音乐萌动期冒出了朝鲜音乐家。这太荒唐了。”

“哈哈，好，好。”花子说，“英祖王，正祖王……要是日本翻译的话，绝对听不到这些话呢。李庚奥，真是找对了。”

“我叫李根镐。”

“是啊，李庚奥。”

～

那个夏天就这样开始了。花子掏出厚厚的复印纸，放在我面前。

我看着她。

她朝复印纸努了努嘴。

她虽然说要翻到中间，却直接翻到了后面部分。那是羽毛笔的字迹，很工整。章节也不长。新的章节总是开始于符号“∠”。

∠

安德雷亚斯·埃布林格走进了自己的卧室。

他的妹妹莱伊也进了那个房间。走廊的蜡烛都熄灭了。

幽蓝的月光映照着檐廊。你告诉他们，暖炉里没必要再添火了。约翰·昂特迈耶想起了安德雷亚斯·埃布林格的话，也想

起了跟着他走进房间的莱伊的眼神。

约翰·昂特迈耶在幽蓝的走廊上纹丝不动。伸向走廊的暖炉灶口紧紧关闭了。请转告,暖炉里没必要再添火了。约翰·昂特迈耶还在回味这句话。安德雷亚斯和莱伊是亲兄妹。这就是说谁也不要再在房间周围晃动了。这不是说给仆人,而是说给约翰·昂特迈耶的话。

约翰·昂特迈耶感觉安德雷亚斯·埃布林格应该知道,知道他被幽蓝的月光套住,纹丝不动的事。

这是预谋。细想起来,约翰·昂特迈耶被发现了。他感觉安德雷亚斯·埃布林格也看到了莱伊的目光,那道几次注视自己的目光。

提名道姓的句子有些别扭。

“好像是……传记?关于约翰·昂特迈耶?”

我头也不抬地问道。

“怎么说呢……”

她的声音依旧低沉。

“我必须读这个吗?”

“我几乎看不懂德语。”

“我就是问问,为什么必须读这东西。”

“这是平壤图书馆唯一的藏本。”

“您是说朝鲜吗?”

我听成了壤平^①,于是反问道。

① 杨平,韩国地名,韩文发音和壤平相同。——译注(没注明译注的为原注)

“嗯，朝鲜。”

／

他想转身，脚下却没有动弹。脚底的檐廊缝隙里传出了摩擦声。约翰·昂特迈耶惊讶地停下动作。他被惊人的预感俘虏了。声音不远，好像来自房间。他的身体变得僵硬如石。

仿佛迈开脚步的瞬间，脚腕就会被锯齿砍掉。即使脚腕被砍掉了，也必须逃跑。他不想听到从房间里传出的任何声音。仿佛听到这个声音的瞬间，他的灵魂就会彻底死亡。

约翰·昂特迈耶没有迈出脚步。脚腕断了倒无所谓，只是他不想死。他却把头转向了死亡。最悲惨的死亡，正带着无从知悉的极端快乐向他走来。他像石头般僵硬，停下脚步，听着房间里流出的死亡的声音。

安德雷亚斯·埃布林格的三层木质建筑物像一艘双帆船，时不时地激起千重浪。风和月光，轮番摇撼着船帆。摇橹的声音与叹息声混合，吱嘎作响。这一切都从房间的门缝里流淌出来。这个声音把约翰·昂特迈耶折磨得死去活来。他像水，倒在冰冷的地板上呻吟。莱伊，莱伊……他喃喃自语。神啊，我不相信你，我对你有所怀疑。

～

“现在该亮出你的真实身份了。”

我合上复印纸，看了看她。

“蜷川花子,我说过了。”

“这些纸是怎么回事?”

“我在柏林国立音乐大学图书馆复印的。”

“你不是说这是平壤图书馆的独家藏品吗?”

市政厅建筑物的影子穿过了广场中央。

“复制品。这是复制品的复制品。”

“约翰·昂特迈耶是什么人?”

“刚才我都说了,别的我也不知道。”

“你用这个……干什么?”

“有人因为它去了平壤,回来后被韩国政府拘禁,过了十七年才出狱。”

服务员把一杯威森啤酒放在她面前。是大号杯。

“那个人应该是韩国人吧。”

“也可以……这么说。”

“也可以这么说?”

“毕竟他的国籍是大韩民国。”

“留日……韩国人?”

“真够聪明。”

~

她开始喝第二大杯威森啤酒。我没有喝。

“综合我听到的信息……”

“嗯。”

“留日韩国人第二代去德国学习音乐,发现了以前闻所未

闻的音乐家约翰·昂特迈耶和他的乐谱,得知约翰·昂特迈耶的生平记录保存在平壤图书馆。于是,他去平壤收集资料,准备研究约翰·昂特迈耶。回来之后,他被韩国政府以间谍罪拘捕,十七年后获释,1989年又回到德国。这些都是我听柏林国立音乐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说的。某一天突然消失在魏玛的约翰·昂特迈耶曾经到过朝鲜半岛,晚年在那里留下了记录。他的祖先是朝鲜人,这些也是听管理员说的……这些,都对吧?”

“对。”

“约翰·昂特迈耶,连音乐专家都不知道这个人,我怎么会知道?”

“韩国人都对自己的血统记得很清楚。我想你可能会知道些吧。他在韩国的日子,只有坐牢的十七年,当然不可能知道韩国人对约翰·昂特迈耶这个人是否了解。所以,我是代替他问你。”

“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别说约翰·昂特迈耶,连留日韩国人二代的事……”

“也是很久以前了。”

“从年代来看……应该不是东柏林事件。”

“果然不出所料!日本人连东柏林都不可能知道。”

“看来东柏林事件之后还发生过相似的事情。”

“那是在五年之后。因为那只是孤立事件,很快就被淹没了。我也是最近才知道。”

“那个留日韩国人,现在可能还活着,应该已经成为留德韩国人了。如果了解资料,首先应该找到那个人,不是吗?”

她喝光剩余的啤酒,说道:

“他死了。”

“啊,原来是……这样。”

市政厅的影子拉得更长了。

“前不久,自杀。”

“啊,啊。”

“他是我的初恋。”

~

“你应该早说的。”

他和我走进酒店大堂。

“我没说过吗?”

她住在G.Z.S.B西餐厅旁的艾尔莱潘特酒店。巴赫、李斯特、门德尔松、瓦格纳、托尔斯泰、托马斯·曼,她自言自语,大概是说他们都在这里住过。

“我问的都是不该问的事情。”

就算希特勒在这儿住过,也跟我没有关系。我不是导游。

“你没给我说话的机会。”

在酒吧里,她又点了啤酒。我只是翻译。翻译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干涉委托人的隐私?

“我可以问一件事吗?”

“想问什么尽管问。”

“你不像是刚刚失去初恋的人……看起来不是很悲伤。”

水珠沿着啤酒杯表面滑落。

“约翰·昂特迈耶的音乐才华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十八世

纪,就在这个地方。他是朝鲜人,李庚奥,你不觉得惊讶吗?”

“我应该惊讶吗?”

“这个嘛……”

咕嘟,花子喝了口啤酒。

“不了解的事情太多了,我来不及惊讶。”

“不了解的事情太多了,我来不及悲伤。”

她一头倒了下去。

~

803号是她的房间。另一个以她的名义预订的房间804号,是我的房间。

我背着她去了803号。她很轻。

我把她放到床上。房间里安静得让人耳朵嗡嗡作响。论个头,她就是个孩子。皱纹如同揉过的布,覆盖了她的脸。白发没有光泽。

她好像睡着了,又像是死了。熟睡的样子显得更加玲珑小巧,犹如迷路的外星人或失去母亲的新生儿。仿佛被原本应该归属的地方远远隔离开来,或者根本就居无定所。

我拉过床单,盖在她的胸前。只留台灯,其他的灯都关掉了。她占的面积不到床的十分之一,我看了看她。我不了解这个女人。我自言自语着走出她的房间,来到大堂,在吧台点了啤酒。

~